

迎风怒放

Yingfeng Huifang

毕淑敏 / 著

在清爽的晚风中醒来吧

抛掉你苦涩的呼吸

不用语言，不用歌唱

舒张你的眼睛

只需悄悄地

悄悄地舒张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迎风怒放/毕淑敏著.-呼和浩特: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03.10

ISBN 7-80675-126-2

I.迎… II.毕… III.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13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7462 号

迎风怒放

著 者:毕淑敏

责任编辑:谢小刚

出版发行: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印 刷:河北省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1230 毫米 32 开

字 数:440 千字

印 张:17

版 次: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675-126-2/I·266

定 价:26.00 元

序言

那座山，虎啸龙吟

我 16 岁的时候，离开北京，穿上军装。火车不断地向西向西。到了新疆的乌鲁木齐。又换上汽车向西向西在茫茫戈壁上奔跑了 6 天以后，到达南疆重镇喀什。这一次汽车不是向地面上的哪个方向行驶了，而是向“天上”爬去。又经历了 6 天无与伦比的颠簸，我作为藏北某部队第一批女兵 5 个人当中的一员，到达了这块共和国最高的土地。这块土地是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和喀喇昆仑山聚合的地方，平均高度在海拔 5000 米以上，它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叫做“阿里”。没有人知道“阿里”是什么意思。我曾经问过博学的藏学家，也没能给一个明晰的回答，只是说这个词汇可能属于一个早已消亡了的语系。于是我就沿用了一个我在阿里搜集到的民间传说：阿里的意思是“我的”。“我的”什么呢？我的高原？我的山川？我的牦牛和我的盐巴？我的清澈的湖泊和险恶的风暴？不知道。人类的远祖用我们不懂的语言，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永恒的谜。也许在先民们眼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有灵性的，它们都在呼喊“我的”。从北京来到西藏的阿里当兵，严酷的自然环境将我震撼。所有的日子都被严寒冻硬，绿色成为遥远而模糊的幻影。吃的是脱水菜，像纸片一样干燥的洋葱皮，在雪水的浸泡下，膨胀成赭色的浆团，炒或熬以后，一种辛辣而懊恼的气味充斥军营。即使在日历上最炎热的夏季，你也绝不可以脱下棉衣，否则夜里所有的关节就会嘎嘎作响。由于缺乏维生素，我的嘴唇像兔子一样裂开了，讲话的时候就会有红红的血珠掉下来。这是很不雅的事情，我就去问

意志终于在本能面前屈服，我伸出手，揪住了马尾巴……

意志终于在本能面前屈服，我伸出手，揪住了马尾巴……

老医生怎样才能治好嘴唇？医生想了半天，说你要大量地吃维生素。我说吃啦，每天都吃一大把，足足有20多片呢！可我的嘴唇为什么还是长不拢？医生说那就是你说话太多了，紧紧地闭一个星期的嘴巴，你的嘴唇就长好了。我说，那可不行，我是卫生员的班长，就算跟伙伴们可以不说话，跟病人也是要讲话的……老医生表示爱莫能助。后来我的嘴唇还是我自己治好的。夜里睡觉的时候，用胶布把自己的嘴巴给粘起来，强迫裂开的口子靠在一起，白天撕开照常讲话。坚持了一段时间。在某一个清晨就好了。由于缺氧，我的指甲猛烈地凹陷下去，像一个搅拌咖啡的小勺。年轻的女孩就是爱斗嘴，有一天，女卫生员争论起谁的指甲凹得最厉害，最后决定用注射器针头往指甲坑里注水，一滴滴往下灌，水的滴数多而不流淌溢出者为胜。记得我荣登榜首。好像是贮藏了好多滴水吧，在指甲的中心凝聚得圆圆的，像一颗巨大的露珠。我在藏北高原当了十几年的兵，把自己最宝贵的青年时代留在了冰川与雪岭之间。我曾经背负武器、红十字箱、干粮、行军帐篷，徒步跋涉在无人区。也曾骑马涉过冰河，急驰在雪原，给藏族老乡送医送药。我曾在万古不化的寒冰上，铺一张雨布席地而眠。初次这样露营时，我想，醒来身体还不得泊在一片汪洋之中？我真是高估了人体的微薄热量。黎明，当我掀开雨布查看时，只见雪原依旧，连个人形的凹陷都没有。除了双膝像凝固般的疼痛，一切都很正常。攀越海拔6000多米的高山时，心脏仿佛在胸膛炸成碎片，要随着急速的呼吸迸溅出嘴巴。仰望云雾缭绕的顶峰，俯视脚下深不可测的渊藪，只有17岁的我，第一次想到了死。我想这样爬上去太苦难了，干脆装着一失脚，掉下悬崖……没有人会发现我是故意这样做的，在如此险恶的行军中，死人的事经常发生。我牺牲于军事行动，也要算作小小的烈士，这样我的父母也会有一份光荣……我把一切都周密地盘算好了，只需找一块陡峭的峭壁实施自戕的方案。片刻之后，地方选好了。那是一处很美丽的山崖，天像纯蓝墨水一样浓郁地凝结着，有凝然不动的苍鹰像图钉似地嵌入苍天。这里的积雪比较薄，赭色的山岩像礁石一般浮出雪原……（我知道要找一块山石狰狞的地方下手，否则叫厚雪一垫，

很可能功亏一篑)。一切都策划好了，但是我遇到了最大的困难。我的脚不听我的指挥，想让右脚腾空，可是它紧紧地用脚趾抠住毛皮鞋底儿，鞋底儿粘在酷寒的土地上，丝毫不肯像我计划的那样飞翔而起……我转而命令左脚，它倒是抬起来了，可它不是向下滑动，而是挣扎着向上挪去……青春的肌体不服从我的死亡指令，各部分零件出于本能，居然独自求生……那一瞬我苦恼之极，生也不成，死也不成，生命为何如此苛待于我？一个老兵牵着咻咻吐白气的马走过来，他是负责后卫收容的。他说，曼巴（藏语：医生），拉着我的马尾巴吧，它会把你带到山顶。我看了一眼马毛被汗湿成一缕缕绳子样的军马，它背上驮着掉队者的背包干粮和武器，已是不堪重负。不。我不。我说。老兵痛惜地看着我说，你是不是怕它扬起后蹄踢了你？放心吧，它没有那个劲了。在这么陡的山上。它再累也不敢踢你。只要它的蹄子一松劲，就得滚到峡谷里去。它是老马了，懂得这个利害。你就大着胆子揪它的尾巴吧。我迟疑着。久久没有揪那条马尾。不是害怕马，甚至也不是怜悯马。我在考虑自己的尊严。一个战士，揪着马尾巴攀越雪山。这是不是比死还让人难堪？我的意志做出一个回答，生存的本能做出另一个回答。意志终于在本能面前屈服，我伸出手，揪住了马尾巴……我的瞳孔看到许多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万水千山之间。他们发生过悲凉或欣喜的故事，被呼啸的山风卷得漫无边际。我为一个20岁的班长换过尸衣，脱下被血染红的军装，清理他口袋里的遗物。他兜里装着几块水果糖，纸都磨光了，糖块像个斑驳的小乌龟，沾着他的血迹……我一点都不害怕，因为我的兜里也有和他一样的水果糖，这件小小的物品使我觉得他是兄弟。我们把他肚子上覆盖的铁瓷碗取下来。碗里扣着的，是他流出的肠子——敌人的子弹贯穿了他的腹腔。严寒使掉出的肠管变得像水泥一样坚硬，没有办法再填回他的肚子里去了。我们给他换上崭新的军装，把风纪扣严严实实地系好。除了他的腰间因为膨出的肠子，扎了皮带也显得有些臃肿，真是一个精干的小伙子呢。趁人不注意，我在他的衣兜里又放上了几块水果糖，我不敢让别人知道，因为老兵们一定会笑话我的，他们把生生死死看得像蚕

意志终于在本能面前屈服，我伸出手，揪住了马尾巴……

蜕皮一样正常。但我真的觉得，这个班长很需要这几块水果糖。糖是我特意挑的，每一块糖纸都很完整，硬挺地支楞着，像一种干果的翅膀。那个班长被安葬在阿里高原，距今已经有20多年了。我想他身边的永冻层中，该有一小块泥土微微发甜。他在晴朗的月夜，也许会伸出舌头尝一尝吧？1980年我转业到北京，结婚、生子，操持家务……一个女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该干的事情，我都很认真地做了。贤妻良母好医生，这是人们众口一词的评价。对一个30岁的医生来说，你还需要什么？按说是不需要什么了，我应该安安静静地沿着命运已经勾勒的轨道，盘旋下去。但是，我虽然从小生活在北京，对北京的一草一木都无比熟悉。此次归来，我却不再是过去的那个我了，怀里那么多藏北的风雪，强烈地撞击着心脏。我对这个巨大的都市，感觉陌生。我到过这个国家最偏远最荒凉的地方，在横贯整个中国的旅行中，我知道了它的富饶与贫瘠。我在妖烧的霓虹灯中行走，身旁会突然显现白茫茫的雪原。在文明的喧哗与躁动之间，我倾听到遥远的西部有一座山在虎啸龙吟……我有父亲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而且在文学艺术方面有很好的天赋。只是由于他们那一代人所处的环境，使他戎马一生，始终未能从事文学。我从他的目光里看到了期望，我决定一试。但我除了爱看小说以外，从未经过正规的文学训练。我决定先系统地学习。恰巧这时北京广播电视大学中文系招收自学生，不必到校听课，只要在规定的日子里参加考试，取得了相应的学分，就可以毕业了。我开始了偷偷的学习。为什么要偷偷的呢？我总觉得一个医生要学着写小说，是件不正常的事情。你想啊，医生是和人的性命打交道的职业，谁愿意把自己的命交到一个三心二意的人手里？虽说我在上班看病的时候，绝对全神贯注，但我仍为自己的自学感到惭愧。人们知道了我的自学，仍然找我看病，我真的一个很有缘的内科主治医生。但是病人们说，毕大夫，你这是何苦呢？你不是有了医学的大专文凭吗？这如今图的什么呢？我无法回答。一个微茫的希望远方磷火般地闪动。我想用我的笔，告诉世人一些风景和故事。我想让我的父母惊喜。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学完了大学中文系的所有课程，以毕业论文“优”的成绩

结束了自学。于是在一个普通的日子，我铺开了一张洁白的纸。那是在深夜的内科值班室，轮到值班，恰好没有病人。日光灯管发出嘶嘶的叫声，四周一派寂静。记忆在蛰伏了多少年后苏醒，将高原的生命与鲜血铺陈于我面前。我的处女作中篇小说《昆仑殇》在不到一周内完成了。从那以后，我写了大约 100 多万字的作品，获得了多次的文学奖。我写了高原严酷的军旅生活，也写了贫民百姓的酸甜苦辣。我的笔触有时涉及女性微妙的心理，有时也探讨经济领域眼花缭乱的现象……我是一个写作题材比较宽泛的作家，写作的时候心绪比较放松。我总想，自己原本是个医生，因为有话要说，才拿起笔来。假如有一天，我的话说完了，就回去当医生，治病救人，也是很神圣的。我后来又读了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得到了硕士学位。现在是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专业作家。之所以暂时的不当医生了，主要还是为了对病人负责。一边看病一边写作，无论自己多么在意，有时也难免分神。影响了写作不要紧，耽误了病人就糟了。告别医院的那一天，我心里好忧伤，有一种流离失所的凄凉……医生和作家都是与人为善的事业，可叹我在同一个时间内只可选择其一。我的父亲已经仙逝。他的眼睛在天上注视着我，更使我有一种无法逃遁的庄严感。为了西部那座美仑美奂的雪山，为了我的父母殷殷的期望，我将努力写作：直到我无法胜任这一神圣的工作时为止。

意志终于在本能面前屈服，我伸出手，揪住了马尾巴……

毕淑敏

· 目录 ·

昆仑殇	458
补天石	429
冰雪花卉	381
生生不已	368
阿里	349
君子于设	278
转	250
西红柿王	192
赔	151
最后一支西地兰	142
看家护院	67
紫花布幔	

昆仑殇

令浩瀚荒原的辽阔管理意义牵涉到若干关键点了受命，因军队
 由前必能，呈烈百的傲傲肉苏色已林型及怪排，由上解开，试文
 离白早于请前“吴谷吉”群藏伏，然而风前，月皓银内。丁御祭日
 一卷群因起路原高“昆”了“水”殇”站”，哀营的野盛开
 迎会：“全四”师游感心出武制终固。宝不期举者否，网决沃尚而
 辞游，意洲我取春和意——昔前会；效理主带自乘逸——
 贡走骑，其工辞部出外取前之不养播——翟表会；麒雷天水亦
 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第一个冬天，发射有军事卫星的国家，
 自高空所摄我国昆仑山地区的照片中，发现了一条奇异的曲
 线。

这是什么？

新式武器试验场？国防设施的伪装？中国人修筑的马奇诺
 防线？抑或又一条长城？情报人员陷入忙乱之中。待到高精度
 分辨仪器，经过连续动态观察，电脑显示出最终结论之后，他们
 愕然了。

海拔五千公尺以上的高原永冻地带，摄氏零下四十度的严
 寒，这些徒步行进的中国军人们，究竟要干什么？

他们等待着它的消失，或者是凝固在那里。

然而，曲线顽强地向前延伸，延伸……
 昆仑防区作战室里的会议，已经开了整整一天了。

摆在铺着墨绿色军毯会议桌上的所有菜碟，都盛满了烟
 蒂，象富足好客的乡下人端上来的菜。散落在地面上的烟灰，薄
 白细腻，看得出都是些上等货色。

丢下第一支烟蒂的人，此刻却睡着了。
 他很矮小，缺陷增加了他的威严，作为昆仑防区最高军事
 指挥官，他的名字被“一号”所代替。一个除了零以外最小的数
 字，又是一切天文数字的开始。谁能逾越过“一”呢！
 “他也实在太累了。急电之下，以一个连的兵力清雪开道，将
 业已封山的道路打开；两个司机轮番开车，昼夜兼程，才得以赶

意志终于在本能面前屈服，我伸出手，揪住了马尾巴……

意志终于在本能面前屈服，我伸出手，揪住了马尾巴……

到军区，领受了总部关于进行冬季长途野营拉练的最新指令。之后，飞驰上山，赶到这座赫红色花岗岩造的石屋里，就这样也已经晚了。内地部队，闻风而动，为摘掉“老爷兵”的帽子早已离开温暖的营房，“拉”到野外“练”去了。唯有高原部队因拉练一项尚无先例，还在举棋不定。副统帅提出必须做到“四会”：会吃饭——必须自带生粮野炊；会宿营——意味着甩开帐篷，露宿在冰天雪地；会走路——摒弃不多的现代化运输工具，徒步负重行军；唯有最后一条容易：会做群众工作——防区内几乎没有老百姓，尤其是冬季。但前三条已经足够了，严酷的自然条件加上苛刻的人为要求，昆仑将士以血肉之躯和昆仑相撞，后果将难以设想。

空中，弥漫着烟雾。起初，它们是柔弱的，若有若无地积聚在房屋的最高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无声无息地卷曲重叠增厚，一寸寸蚕食着晴朗的空间。然而一股又一股粗重的气流，依旧汹涌喷出。烟雾象帐幔一般使得所有军官们的面目都变得朦胧了。但，他们的意见仍大相径庭。

会议陷入了僵持。

记录者可以休息一下了。作战参谋郑伟良迅速浏览了一下自己的会议记录簿，随手改正了几个错别字。还好，纸面清楚整洁。语句有的地方不很连贯，个别处简直前言不搭后语。可这不是他的过失，发言者水平如此。记录唯其原始，才有价值。但他不能否认，自己对赞同拉练的意见，记得简略些，对主张灵活变通的意见，则详尽条理些。记录时不觉察，现在通篇观来，倾向性就明显了。他有点儿惶然，作为一个参谋，他是无权在这种场合留下自己存在的痕迹的。

司令员醒了。反常的寂静惊醒了他。他从略显宽大的座椅里站了起来，舒适地打了一个哈欠，又伸了一个懒腰，接着，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从烟雾里，他嗅到了迟疑、悲哀、痛苦，以至怯懦。这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他的下属们所经历的心理历程，他在军区的会议桌旁，全都经历过了。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在听到“四会”的一刹那，倏地火了。“四会”，“四会”，这么说，我们现在是“四不会”了！我们守在昆仑山

上,是一伙吃军饷、拿烧火棍的饭桶喽!哈!连饭桶都算不上,饭桶好歹还会吃,可我们连吃——都不会!真是岂有此理!这念头象闪电一样划过脑海,跟着传来闷哑的雷声——

他被自己的想法吓坏了,禁不住用余光瞭了一下四周。惊悚中他忘了,多年的戎马倥偬,到了他这一级的军人,脸色已不再能显示心绪的变化。

震惊过后,他表示服从,并竭力使思绪纳入指示的轨道。这是军人的本能,也是形势的要求。自从“天下大乱”以后,军队格外要求服从。

如果不服从会怎么样?撤职?回老家种地去?昆仑防区将换上一位新的司令员?昆仑部队依然得去拉练?……这些十分可能,但他没有想过。要是他对每一道自己感情上不能接受的命令都想那么多的话,别说当“一号”,他连排长都当不上。别以为只有士兵才需要服从,其实军官具有更强烈的服从意识。因为他们是从最优秀的士兵提上来的,而最优秀士兵的最要紧的素质就是服从。新兵身上的服从象一株小草。老兵身上的服从象一棵大树。

一号如今面对不同意见如同面对着一片杂芜的丛林。他从郑伟良处要过记录,很快扫了一遍,鹰隼似的眼光,又从到会者脸上缓缓掠过。他要將所有的林木从根上砍掉,露出白森森的茬口,然后,树立起统一的意志来。

“同志们!”他的声音十分暗哑,这使刚才怀疑他是否佯睡的人,相信他确实是睡熟了。其实呢,包括这场睡眠都是他预先计划好的。既然有人想不通,就得给个说话的机会。他何不借此养养神呢!

“地图。”他头也不回地说。依旧嘶哑。他没有咳嗽清清嗓子的习惯,再暗哑的命令,也是命令。

郑伟良掀动机关,石墙的岩缝自中央裂开,无声地滑向两侧。一幅顶天立地的防区军事地图,满布蛛网似的符号和数字,呈现在人们面前。

“我要的是全国地图。”一号略有不快。最优秀的参谋,应该听到指挥员没有说出来的话。

意志终于在本能面前屈服,我伸出手,揪住了马尾巴……

意志终于在本能面前屈服，我伸出手，揪住了马尾巴……

很快，一张全国地形图挂在合拢了的高墙上。图太小，显得有点儿局促。

郑伟良递上一根木棍，一号接在手里，却不再理会地图，随便聊天似地开了头：

“在座的同志们，当然首先是我喽，荣幸得很，都有两套档案，一套在军区干部部，记载着你何时入党，何时作官，官至几品，受过什么嘉奖立过什么功等等。也许呢，还揣着你的处分决定，记录着你犯过不想要乡下老婆之类的错误。”

很可笑，然而无人笑。

“还有一套，在那边。”一号用细木棍点了点窗户。这不是命令，人们却不由自主地把头摆了过去。想到暗中有对手的两只眼睛在评价着自己，不禁有些惴惴然。

“这也是荣誉喽！别说一般人享受不到，离了昆仑山，你的官再大些，也没这待遇。那上面写点儿什么，我们将来总会知道的。有一天仗打起来，到时候翻出来一看，吓，某某稀泥软蛋，带兵最差劲，他防守的地带最易攻破。你就是战死在疆场，只怕做鬼都不光彩！”

一号的口气，并不严厉，听的人却为之一震。

“别人的记录，咱们暂且看不上。郑参谋的记录，我数了数，共有三十次提到缺氧，二十四次提到零下几十度，至于海拔高多少米，简直是无人不谈，我也懒得数了。说这些有什么用？是你们不知道，还是我不知道？！我命令，从现在起，谁也不许扯这些没用的数字！说那么多，无非是昆仑山苦。不苦，要我们这些人干吗？！我问你们，在座的，谁能用两匹不带鞍子的光背马，倒替着骑，换马不换人，马歇人不歇，能骑着马睡觉，在高原上一跑几天？”

有几个想回答，一看势头，又忙象大家一样低下了头。

“我再问你们，谁能怀揣一条生羊腿，鲜血淋淋，不烧，不烤，不煮，不炖，充饥解渴全靠它，三五天粒米不进，枪一响，照样打仗？”

无人回答。

“我们的对手能做到。”一号沉重地叹了一口气，白色烟雾

剧烈地抖动了一下。一号有资格讲这个话，他是当年进军昆仑的先遣部队成员。“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变得娇了，阔了，蠢了！住要帐篷，吃要高压锅，走路得坐汽车，一副老爷兵的派头。皮大衣皮帽子皮鞋皮褥皮手套，一群羊剥了皮也装备不出我们一个班。这个样子，还怎么打仗！我当司令员的，耻辱啊！”一号的目光流露着真正的悲哀。

不过也有例外。那个年轻的郑伟良就觉察到一号的描述并不准确。茹毛饮血骚扰国境的，并不是对手，而是被他们收买利用的土著边民。是有意疏漏，还是……未及郑伟良分辨，一号索性自己点透：“当然啦，他们也不乏少爷兵，我就碰见过一位。边境会晤，他穿了套挺漂亮的粗呢子军装，满身香气，很年轻，官阶可是和我相当的……”一号突然一顿，连最敏感的郑伟良也没有察觉到这其中的酸味，一号就很快接了下去，“他对我说：‘请问阁下，你们那里出产些什么？’我一愣，出产什么？出产石头和大风！只是这话是不能说的。我不知如何回答，翻译点拨了我一句：‘反问他。’我赶紧照办了。”一号停下来，等着人们发出的轻微笑声。殊不知，当时的情况是一号并未经翻译提醒，旋即反问了对方。为了缓和过于严峻的气氛，一号撒了个小小的谎。

“他倒挺痛快，毫不掩饰地回答我：‘很抱歉，阁下。我们这边什么都不长，没有任何值得留恋的东西。我想，上帝是公平的，你们那边也是这样，对吗？’尽管是对手，我还是很欣赏他的坦率。于是，我点了点头。心里可怪不是滋味，好象把什么国家机密给出卖了。他倒没一点儿家丑不可外扬的意思，凑近我说：‘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国家与国家之间，竟然为了仅仅几平方英里如此贫瘠的土地，要彼此扑上去紧紧扼住对方的咽喉？’这一次，我可没迟疑，面对着他那双漂亮的蓝眼睛，我告诉他：‘先生，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出产一种最宝贵的东西，它的名字叫尊严！’”

说到这里，一号严肃起来，他用手中的小棍在地图上棕黄

意志终于在本能面前屈服，我伸出手，揪住了马尾巴……

意志终于在本能面前屈服，我伸出手，揪住了马尾巴……

斑驳夹杂白晕的区域，勾勒了一个不规则的圆：“这里，就是我们的防区。”小棍在地图上轻轻敲击着，凝聚住了所有人的目光。

寂静无声。只有屋内的烟雾呼地抬高了尺许，下缘颤动着，久久沉阵不下。

一号再没有说什么。缓缓地、缓缓地将细细的木棍轻轻移开了。

以后的事情，就变得十分简单和自然。进行拉练的决议一致通过。作战室里的空气热得要燃烧，一号反倒淡淡地说：“刚开始有些同志谈了些不同意见，我看很好。怎么吃，怎么走，怎么住，你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高原拉练没有现成经验。我带着部队先走一步，摸索成功了再全面铺开。你们看呢？”

没有人反对。争挑重担也需职务相当。政委因病到内地休养去了，大家尊崇地望着这位瘦小的老人。

紧闭的门一打开，烟象爆炸似地散了出来。郑伟良挟着会议记录簿，怅怅地离开了作战室。

会议一结束，柴油发电机就停止了转动。整个营区堕入黑暗之中，过了一会儿，星星点点的烛光亮了。

确信不在任何人的视野之内，一号放松了对身体各部分的控制，顿时，他几乎瘫倒在地。骨和关节的每一个接触面，都又涩又糙，渴望着一种温暖柔滑的液体滋润。每走一步，他都能清楚地感觉到骨茬间的摩擦，好象还带着轻微的声啊。并不很疼，却令人恐惧——不定哪一下会突然闭锁住，以至关节永远不能打开，如果这结局一定要出现，最好等到拉练后。他知道自己身体已经不会允许他在山上呆太长的时间了，这最后一次，他要干得漂亮些。

脚不争气，得歇一歇才能走。他把身子倚在一扇窗户旁。昏黄的烛光透过双层玻璃上的冰霜，变幻了大小不等的圆环。

“话说那畜牲张开血盆大口，一对眼睛吊得铜铃样大，山似

地压了过来……”屋内有人绘声绘色地讲故事。

“难道还有人不知道武松吗？”一号想着，靠得近些，脸上挂着慈和的笑。

“一枪响过，嗨！那可真叫绝了，对穿了那畜牲的双眼，登时成了两个血盅，砰地一声，倒下了。他提着短刀走过去，打算先割下点儿好肉带回去给大伙充饥。不曾想那畜牲并未断气，呼地腾起，挟着冰雪扑天盖地而来。正在这时，斜里冲出一人，手握利刃，连胳膊带刀直捣进那畜牲的口中，在喉咙口连搅三下，那畜牲临死前将双牙一挫，便把那人半个肩膀扯了下来……”

一号感到微微的颤栗。

民间的故事，是爷爷传给孙子，几代才增删一次，军人的传说，是老兵讲给新兵，几年就相当于一代。先遣部队的事情，已经变得这样富于传奇色彩了。那故事主人公就是他自己。英勇救人的烈士却至今不知是何姓名。

屋里另外一人又说：“听说一号将那白牦牛的尾巴割了下来，请组织上寻找烈士的家人。说起那尾巴，更叫神了，根根如银似铁，中间都是空心的，吹口气，哨似地响……”

这话前半属实，后半就不确了。那白牦牛固然神奇，尾巴丝却是实心的。只是，不知它现在何处。腿已经好些了，一号还想听听下级们聊些什么。即使是再大的官，你也不能禁止下属们聊天，特别是杜绝随心所欲地议论自己。一号有点儿心虚，却又舍不得走。“不要紧，即使有人发觉，他们本人会比我还要尴尬哩！”一号给自己壮着胆。

窗内换了一个嗓音，颇有点儿权威地说道：“有一年，从运送给养的卡车驾驶楼里跳下一个极漂亮的女军医……”

“有肖玉莲漂亮吗？”有人打断了问。

“别打岔呀！当然有了！不过，肖玉莲也是真叫漂亮……这么着吧，一样美，总行了吧！”

这些小伙子，又在谈女人！一号有点儿恼火。肖玉莲是什么人？大概是女医生护士之类的。他早说过，昆仑山上不能要女人，偏就有人不信。自从三年前调上一批，至今扰得军无宁日！

意志终于在本能面前屈服，我伸出手，揪住了马尾巴……

意志终于在本能面前屈服，我伸出手，揪住了马尾巴……

他拔腿想走，屋内的话语又把他钉到地上。“……”来长了迅速挂上“女医生说她找人，随口叫出一个名字。听的人吓了一跳，这名字又熟又不熟，昆仑山上谁都知道，可谁都没敢叫过。你猜来人是誰？她是一号的老婆！当天夜里，流动哨围着一号的宿舍，轻手轻脚地转了一圈又一圈……”“听到什么了？”几乎是异口同声。“他妈的！一号在心里骂了一句，可又无可奈何。除非他立刻闯进去，否则，什么变故也打断不了这饶有兴趣的话题。昆仑山上最末一号的士兵在这一刻，也找到了自己同一号相同的地方：大家都是男人吆！”

“当然听到了。一号对他老婆说：‘谁叫你来的？’没人吭声。一号又说：‘你马上给我回去！’女医生还是不吭声。‘你倒是说话呀！光哭算怎么回事！’敢情女医生用枕巾捂着嘴哭呢。半天，才听她开了腔：‘我是军人，我是医生，我来看看你，犯了你哪条法？报告我都打好了，过几天批下来，我就正式调这儿来！’一号立时火了：‘你想来？昆仑防区我说了算，我不点头，没人敢要你！’‘你……你……’女医生气得说不出话。一号又劝她：‘你也不想想，全防区都是光棍汉，就我一个人带着老婆。走到哪不管说什么大家都会想到我有夜夜搂着老婆睡觉的福份，我还能当司令员吗？昆仑山上什么都需要，就是不需要这些婆婆妈妈的事情，你赶紧给我走吧。’女医生还想说什么，只听一号讲：‘告诉你，流动哨在这周围已经绕了三个圈，现在就在窗外站着听呢！’”

众人吸了一口凉气，紧接着问：“后来呢？”“后来……”“哪还有什么后来！后来流动哨就走了吧。女医生没几天也走了。听说是苏州人呢。”

一号缓缓地踱开了。清冷的月光洒在他的身上。朦胧的山，朦胧的夜。他的心被一股宁静安谧的气氛包裹着。关节仿佛不那么僵硬了。估计拉练没问题。

想到拉练，他立刻又紧张起来。这样的暗夜，正好考虑决策。需要成立一个“拉练指挥部”。具体人选需要亲自定。精干为原则。副职要不要呢？他思忖着。副职的作用有点儿象女人，

小事尽可以由他们去操办，细致牢靠，比你自已还周到。但大事就得正职拿主意了。正职相当于男子汉，天塌下来，你得顶着，是祸是福，你永远独挑一份。但话又说回来，副职多了，如果意见相左，你的意志便会被干扰。想到这里，一号决定“拉练”不配副职。由他一个人说了算，去揭开昆仑防区历史上新的一页。

品 嚓，嚓，前面传来有节奏的脚步声。又是流动哨。一号抖擞精神，他立即由蹒跚的老人变为威严的指挥官了。

我 一号房间的门虚掩着。号 一号士兵的木箱和药袋散开，期，“老的要走，新的乍到，就这样疏忽！”尽管房内并没有太多的秘密，如此门户开放，毕竟是警卫人员不可原谅的过失。一号生气地想。

推开房门，眼前的景象出人意料。

文件柜敞开着，抽屉被整个拉了出来，倾斜得象架滑梯。文件散失各处，扉页上的“秘密”字样，象一双双恐怖的红眼睛。一个彪形大汉伏在桌上，以手电照明，正在紧张地抄写着。

“什么人？！”一号迅速闪在门侧，厉声喝问道。右手下意识地向腰间摸去，虽然那里并没有手枪。

抄写人被断喝吓得一抖，手中的笔失落地上，大张着嘴转过身来。手电筒的雪白光柱，自下而上斜着照亮了他的半边脸。

“噢，是你。这么晚了，来干什么？”一号平和地问。

大汉蹑着，说不出成句的话。

看来得让他作点儿事情，稳定一下情绪再说。“把灯点上吧！”一号吩咐道。

大汉手脚伶俐地拨开灯罩，擦着火柴，点燃马灯，将灯芯拧得不大不小。金红色的烛焰均匀地照亮了四周。趁放回火柴的空档，他把抄满字的白纸团在手心，然后开始收拾房间。

一号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了一次真正的预先没有估计到的小憩。待到一切整理完毕，他也恰好睁开眼睛。高大的汉子垂手肃立在一边等候指示。他就是明天要调离的一号的警卫员——金喜蹦。

“你要找的东西，找到了吗？”一号温和地说。

金喜蹦又开始发抖。

意志终于在本能面前屈服，我伸出手，揪住了马尾巴……